[Zucchero](https://zzucchero.lofter.com/)

雪

## 00

从那天起开始了他们被大雪包围的新的爱情时代。——V·Nabokov

## 01

“好了。”

罗渽民把火生好，暖黄的焰光照亮他的脸。

“可以了吗？”

罗渽民凑近黄仁俊，语气温柔。他穿很厚的雪地衣，上面附着薄薄的雪，在逐渐升温的小木屋里融化，留下深色水渍，在罗渽民尝试点火的时候，黄仁俊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。

“嗯。”黄仁俊回答的时候还要点点头，以示重视。

“好。”罗渽民笑，再靠近一点，伸手抚摸黄仁俊的脸，等到对方舒服地闭上眼的时候，小心翼翼地吻了上去。

或许是因为冬季的缘故，也或许是木屋里还有雪花在偷偷取暖，赖着不走，罗渽民送上的吻并没有像黄仁俊想象的那样，是一通胡乱而缠绵的夏日的吻，像假装不经意地放在大腿内侧的手，或像两人坐在火车上紧紧挨在一起的腿。

罗渽民的吻只是很轻很轻，是冬天薄雪花的吻，但好似他衣肩上融化的水珠，不愿意蒸发消失，因而久久停留在黄仁俊的唇上。

我们俩接吻像猫咪蹭鼻子，黄仁俊莫名想到这个比喻，嘴角上扬，没料到罗渽民就这样顺着他笑起来的弧度一路吻上去。

“停…停一下。”

大概接了有几分钟的吻，黄仁俊便喊停，分开的时候看见罗渽民意犹未尽的眼神，他做了一个鬼脸给仁俊，快快地把脸埋在他的肩膀上，听见磁性的低音在衣服里震颤：“黄仁俊同学，是嫌我吻得太糟糕吗？”

黄仁俊笑着摇头，枕着罗渽民头的左半肩膀沉沉的，刚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心里也有沉甸甸的感觉，和别人讲的一见钟情，心里轻飘飘的感觉完全相反。

“因为我想我们一起聊聊天，”黄仁俊说，听着木柴噼里啪啦的响声，感觉到罗渽民的鼻息打在他身上，身体麻麻的，只要微微转头，脸就会蹭到他柔软的头发，“我没想到我们会这么近的。”

罗渽民没有接话，也没有从黄仁俊的身上移开，手伸进衣兜里拿出手机，打开定位，然后抬起脸，白色的人造光落在脸上，他念：“现在距离A市100公里。”

“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”黄仁俊被罗渽民吐出的数字唤醒了记忆，“我们距离有2米。”

“2米？”罗渽民好奇，开玩笑地抱住黄仁俊说，“我以为我们一直没有距离。”

木屋里的火光依旧，是暖黄色，两人都能听到木柴与火间沙沙的声音，黄仁俊还能听见屋外的雪声或者雨声，不知道罗渽民能不能听见，他停顿了一会，说：“我们继续接吻吧。”

罗渽民抬头，用行动回应他，好。

## 02

2米的距离，是在一次公开课上。

他一眼就看见了他。

戴白色棒球帽，脖颈后的头发剃得短短的，乍一看是每个运动系男孩应有的清爽剪影。但他偏偏十分瘦弱，皮肤被黑发映衬得更加白皙，可又不显病态——他的棒球帽后的接口处潦草地系着白绳，每次都能看见他时不时伸出左手去撩拨它，微微弄得有些松；他取下帽子，重重地后靠向椅背，回头轻快地同身边的男生聊天。

黄仁俊就坐在他身后的后两排，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。

正聚精会神地端详着前边男孩的黄仁俊，被前方突然从睡梦中醒来的身材庞大的学长打断了思绪，猛地一抬头便几乎要占满他整个视野，也挤掉了前边的白色棒球帽男孩。

黄仁俊努力地错开学长宽硕的头身，让那点白色和他半张带笑的脸出现在视野的空隙里，包括他鼻梁上的眼镜，黄仁俊有一副一模一样的。

接下来整个两小时的公开课，黄仁俊的眼睛一直脱不开棒球帽男孩，他托着腮看，趴在桌上看，就连喝水也要继续看。

“一起看这个圆锥…”公开课老师讲话慢吞吞，在黑板上比划。

“对啊，”完全心不在焉的黄仁俊一拍手，“喜欢就去追。”

“我是B班的黄仁俊。”一下课黄仁俊就朝那男孩奔过去，两人的距离缩小到70厘米，对方转过身惊讶地看他。

“我是B班的黄仁俊。”黄仁俊有点紧张，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，棒球帽男孩笑，伸手给他握。

“我们之前有见过吗？” 罗渽民问他，不好意思地摸摸头，“我的记性不大好。”

“我们就在这次公开课见过面，”黄仁俊一五一十地回答，想着既然自己头脑已被冲昏，就继续昏下去好了，“但我不确定还会不会有这样巧的公开课。”

罗渽民眨眨眼睛，望着眼前这个脸蛋红扑扑的男孩，虎牙尖尖，搭讪的方式也像小老虎一样的虎头虎脑。

“我是罗渽民，”他说，原本正握着手的他忽然抽开，把手搭在黄仁俊的左肩上，微微按了按，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

黄仁俊后来早忘记两人是如何继续聊了下去，又如何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只记得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以及，落在他左肩上的他的手，谁能想到，再过半个月，这肩膀上还会继续枕着他的头。

再后来，换罗渽民不断联系黄仁俊，一天发无数条简讯，但每次只发一个字。

我。

想。

你。

有时候就这样的三个字，可以在黄仁俊的信息栏里无脑循环一整天。

正因如此，黄仁俊每每回忆起与罗渽民的初遇心头都会萌生出一种奇异感，脑海里莫名萦绕着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丹的名言：“我的一小步，人类的一大步。”

而自己试探性的搭讪，冥冥之中换来两人关系质的飞跃。

黄仁俊的一小步，伟大恋爱事业的一大步。

## 03

“我找B班的黄仁俊。”

那是周五的一个大课间，罗渽民跑到黄仁俊的班上，敲敲窗户。

“有人找。”窗边的同学给最后一排的黄仁俊示意。

黄仁俊走过去，靠在后门上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  
“你刚刚发给我的定位是在体育场。”黄仁俊给他看手机上的坐标，离教学楼很远。

“我跑过来的，” 罗渽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拍了拍书包，“有重要的事找你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我们去郊外的雪地森林吧，” 罗渽民说，从书包里取出两张短途火车票，“我买好车票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去？”黄仁俊问，下节课是他最喜欢的生物课。

“不急的话，等你放学。”

“我们现在就去吧，”黄仁俊把罗渽民拉到身边，走向书桌，开始收拾书包，把桌上的生物笔记胡乱塞进去，“下节课真的很无聊。”

比起生物，我还是喜欢罗渽民更多一点，黄仁俊想。

没有准备行李箱，也没有商量要在雪地森林玩多久，两人背着书包去搭地铁。

“我带了厚衣服，” 罗渽民在拥挤的地铁里尝试着跟黄仁俊讲话，但无奈噪声太大，于是他便捂着黄仁俊的耳朵说话，“你穿我的衣服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带。”

黄仁俊点头。

“我们去那里玩一个周末，” 罗渽民继续讲，他的声音在列车快速的穿梭声里显得平静又和缓，“那儿有一座小木屋，晚上可以生火取暖。”

黄仁俊点头。

“如果木柴不够的话，就干脆把作业烧掉好了。” 罗渽民一本正经地开玩笑。

黄仁俊和他笑作一团。

出站，乘火车。

罗渽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把窗帘“哗”地来开，透进光，时不时跟黄仁俊讲沿途的风景跑得有多快，自己上次坐火车时遇见了哪些有趣的事情。

黄仁俊不知道自己是过于紧张还是过于放松，不管罗渽民讲什么，怎么听都感到很有意思，便止不住地笑起来，有时甚至笑得发颤，干脆靠在他的肩膀上，罗渽民就用那双漂亮又清澈的眼睛看着他，手里把玩着桌上的玻璃果盘，挑一颗葡萄给他吃。

“是不是我笑太大声了？”黄仁俊捂住嘴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罗渽民摇头，从红色书包里取出一本深蓝色封皮的书，翻到一页指给黄仁俊看，自己也跟着出声念道：

“你有葡萄般的笑声，许多圆圆绿绿的笑。”

黄仁俊笑，张嘴，吃掉了罗渽民递过来的那颗葡萄。

## 04

这是黄仁俊度过的最最快乐的火车之旅，接下来他们去A市郊外的雪地森林，因为书包里只有衣服和火车票，两人便徒步向目的地。

道路泥泞，白色的雪四处落，黄仁俊拿手去接，得到一片完整的六角形花瓣。

看着雪花慢慢在掌心消融，去往另一个世界，黄仁俊感到神奇。

这真是特别的一天，阳光那么明亮，雪却像鹅毛。

黄仁俊回头看罗渽民，罗渽民对他笑。

这真是美好的一天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在雪地里玩了多久的打雪仗。

这里的时间仿佛就是用雪计算的，雪飘多久，时间就持续多久。

回到小木屋的时候，罗渽民拉住黄仁俊的手。

“等屋里暖和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接吻吧。”

在暖和的小木屋里呆了一个夜晚，黄仁俊忘掉他们什么时候停止亲吻，何时又依偎着睡着了。

他一觉睡到正午，醒来时发觉罗渽民已没了踪影，便立刻跑出木屋找他，一出门就喊他的名字。

“罗——渽——民！”

罗渽民自然没有听到他的呼唤，但黄仁俊也不着急，乖乖顺着雪地上的脚印往前走，走到看见远处小小的人影为止。

是他。

“你是在当雪人吗？”黄仁俊一脸好笑地问他，看着罗渽民像果郡王似的立在雪地里，也以一副笑盈盈的神情回看他。

“我想和你玩一个特别的游戏，在雪地里，” 罗渽民总是充满古灵精怪的想法，“问我问题，我是一个信箱。”

黄仁俊抱臂想了想，很认真地注视着扮演雪地信箱的罗渽民，心中莫名升起一种好玩的想法，雪中的罗渽民像一只迷路的小熊，于是径直开口问他：

“你喜欢熊吗？”

“喜欢北美洲灰熊，圆滚滚毛绒绒灰蒙蒙。”

“夏天我们还会去游泳吗？”

“我们去这附近的池塘，不去游泳池。”

“你的鞋是多少码的？”

“和你一样大。”

“你像什么？”

“像你所想的那样。”

“我像什么？”

“你像我红色双肩包上金色的拉链，在我凝视的时候总会闪闪发光。”

黄仁俊哈哈笑了起来，雪花开心地大片大片飘，而不是伤心地落，在白皑皑的世界里，他快要看不清罗渽民的表情了。
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” 罗渽民说，“之后换你做信箱。”

“你还会喜欢我到春天吗？”

“啊，当然。”罗渽民声音低沉着，眼神缱绻，黄仁俊看着他朝自己缓步走来，雪花还在纷纷飘着。

“我都已经喜欢你一个冬天了。”

-END-